[illegible] 四月四日下午一鐘起至五鐘止來部[illegible]

于海峯命相如神 [illegible]家胡同三義店每日上午十點鐘至下午五點鐘 恭候

崇文門東八號 和記煤廠大減價 代售順記 高綫末煤 高末煤 元煤洋 三元五 整售二十三元 電話東局一千四百四十九號

增補瘟疫論出售 大本四價 每部定洋 寄售處 崇文門外木廠胡同中間路南 中華派報社 四牌樓北六條胡同西口外路 瑞[illegible]大藥房

演說

聞歌書感（來稿）

嘯蒼

鄙人昨晚飯後無事 坐在鐙下隨便看書 一會子正覺困倦 猛聽見一陣琴韻悠揚 再一細細側耳原來是鄰家遺遺二黃哪 始而是學唱龔雲甫 後來又有位摹做譚鑫培 唱了半天 忽然又改了小嗓兒啦 喝 眞是戲界的鉅子呀 怎麼一張嘴兒就像是梅蘭芳啊 妙極了 妙極了 一個人兒正覺着寂寞 有人隔著墻兒上活話匣子 你說夠多痛快

街坊家煞台之後 鄙人也就息鐙而眠 在牀上躺了有一點多鐘 總也閉不上眼睛 可並非我一時戲迷發作 實在是另有些個感觸於中 想起有兩句七言詩 可記不清是何人所做了 彷彿這麼個意思 如今不是昇平世 猶自笙歌處處聞 閱者請想 這不是傷時之語嗎 可以說爲中國寫照啦

我想近年來 中國時局的變遷 竟有出人意料之外的 不用說是昇平世三個字稱不起 簡直的可以說是歲無寧日嗎 在未曾革命以前 國內的亂象 已然可觀嘍 等到武昌起義之後 可就越鬧越凶啦 你看弄來些個土匪流氓 硬算作人民的代表 出來幾個江洋大盜 公然自居革命的偉人 成羣搭夥的搗亂 還倚個政黨的名兒 明目張胆的打劫 腆著臉說是二次革命 鬧了個天翻地覆 幾至不可收拾 這纔死走逃亡 大家一鬨而散 雖說是專制已然推倒 險些就要亡國哩 咳 要不是大總統措施得當 我們還能有安頓的一日嗎 更想不到共和的幸福還沒享著 卻又生出好多的禍患 蒙匪白狼在南北兩下裏打擾 各處的亂黨 又在暗地裏煽惑 就說是個跳梁的小醜 一時也未能就平 可是人民荼毒耳聞目見 誰又不慘痛啊 這些個事情 在做報的都要寫禿了筆啦 自然是閱報的主兒 也都覺著膩嘍 然而有一樣 大家總要知道 這本是我們自家的事情 可並非是外國的新聞哪

在這些事情之外 更有一件事情可憂 說來說去的可又說到窮上頭啦 在前清的時候兒 就說是財政困難 折騰的到了今日 依然的還是沒錢 嘍呀呀 不但沒錢嗙 簡直窮的要死呀 閱報的諸公再請想想 處在這個時代 還有心逍遣二黃嗎

可是話又說回來啦 中國人愛國的心 生來就很薄弱 既然成了習慣 要改也覺很難哩 就以現在社會上的現象而論吧 窮人越來越多 闊人是仍然的高樂 （闊人不樂焉能出窮人） 吃大餐的 決不想窩窩頭是甚麼滋味兒 坐汽車的決不知拉洋車的那分難受 等而下之 再要一說 中下等的 朋友們也是要跟着學闊哪 果然細一究眞兒 雖說是沒錢 可是偏要得樂且樂 不信就請調查調查 人民們一般的心理 是不是這個樣子呀

鄙人因爲聽了兩段兒便宜二黃 就招出這些腐敗的談論 如今要往題目上一說 可不要當作戲評閱看

哪 發明戲劇的 相傳是那無道的桀王 後來到了唐明皇可就大見起色啦 梨園的子弟 彼時共有三千 終日的娛樂、漸漸成爲風俗 朝野上下 既然全都高樂 國家的大事 也就不甚留心了 誰知樂極生悲 驟然生變 安祿山造反 一下子打破了京城 人民們既遭塗炭 劍門道上的唐明皇 豈不可憐嗎 這是前朝殷鑒 我們總要知道的 要說是外國呢 羅馬總算又古又大 也因爲提倡戲劇 變成了驕淫的風俗 雖說是他們亡國 不只因爲這一件事 可是通國作樂 也是個最大的原因 請大家打開世界的全圖找一找 羅馬的土地 染的是甚麼顏色呀 羅馬的人民 住在甚麼地方呀 唉 傷心呼 此刻我們中國戲劇 是發達的很嘍 可是與人民有益無益 大家還[illegible]研究 果然要仿照西洋 能夠切實的改良 或是多演與人有益的 還算不錯 要是竟圖高樂 恐怕和些難處哩 鄙人話雖是很多 可又不忍往詳細裡講了 不過給大家提個醒兒 要細想此刻是甚麼時代呀 哈哈 等着鄙人有了工夫 我們再來談戲吧 今天是告訴大衆 要樂可不要太極呀

國事要聞

●徐東海出山慎重

●徐東海此次來京 人人心目中 皆謂必得一重要位置 其實東海之意 仍是一味恬退 絕不欲輕意瀾入政府漩渦 有謂東海已允任國務卿席者 兹經詳細調查 大總統於三十號在府筵請東海 殷殷然以出山相勸 至如何位置 並未預先言明 蓋東海係大總統老友 形迹上毫無隔閡 若果出山 無論何等位置 皆得參贊密勿 並在國務卿與非國務卿之關係 而東海於出山二字 始終不肯承認 故位置一層 更無從提及 聞宴會後大總統又囑左右親信人 向東海勸勉 謂大局未安 正効力國事之時 非東山高臥之日 尚不知東海究竟如何也

財政部之新特色

●因人設官 與因人廢官 此民國成立來新產出之妙法 而政治社會之流行品也 其用意蓋因對於其所不欲之人 明去之 恐礙於情面 或爲大力者之所撓阻 竟消滅其機關 則其人當然不能存留 反之欲位置其人 不妨爲之另闢一機關 此法既出 互相仿效 儼然成爲風氣 法律破壞後 尤爲暢行無阻 近日號爲減政裁員 以及所謂整頓事務諸美名 若至其裏面一窺察之 未有不爲此法則所支配者 而尤以財政部爲能得其竅要 如既有賦稅司 而又有新稅所 舊稅所 種種機關 此類之事 不一而足 倘謂該機關無用 則撤裁之 未爲不可 若人不敷用 則增添司員 亦執得而議其非 乃疊床架屋 重複繁衍 而猶號曰我爲國家辦事 誰其信之 近日又發現一事 若在他國家必驚爲奇聞 而在我則已數見不鮮矣 財政部之國庫股 本屬於制用局 前不知以何人的關係 將該局之國庫股裁去 而另設一國庫管理處 獨立於制用局之外 近又將國庫股回復原狀 兩者並立 本不相背 但國庫之事 究應屬於國庫股乎 抑應屬於國庫管理處乎 於是乎權限爭議 因之以起 當局者幾無以解嘲 再經籌議 始得一善法 以國庫股爲計畫機關 國庫管理處爲

京師東昇祥開市廣告

本號自置綢緞綾羅紗絹夏布欄杆各樣愛國花布粗細布疋自運外洋新奇電光綢紗泰西紗緞時色花呢所有各種洋貨名目繁多不勝枚舉特聘超等工師包做新式衣服定期不悞貨物揀選無不精美定價格外從廉準擇於舊曆三月初八日開市倘蒙 賜顧請移玉是幸開設東四牌樓迤南路西表樓大門便是電話東局一千四百三十五號

本公司在天津創辦十餘年專門造各種香皂條皂方塊白[illegible]

執行機關　此問題遂得解決　不識他部亦有似此類者否　吾無名之　名之曰該部之特色

孫寶琦急於求去

◉孫外交長爲現政府中無統系之人　其爲人本一滑稽大家　雖以做官爲生　而與人無忤　與世無爭　故能內閣期內外間言政者未有論及孫總長如何者　最近各國公使借口警察保護不力　要求漢口租界之擴張　彼答以礙難允許　若嫌中國警察難資保護　則請由各國派警察廳長如何　只此數語　已足見其滑稽之一斑　彼前總代理總理　明知爲伴食宰相　入廟犧牲　特因看穿後讐　故他人不爲而孫獨爲之　現在徐東海來京　彼首先請其出任國務卿　以便飄然遠引　出充駐英公使　前見東海雖未得允協　然聞其回國務院時　一面有喜色　並謂秘書某云　吾今而後　得脫身自由矣　其急於求去之心　已不啻昭然若揭

周自齊自尋煩惱

◉周自齊先本稍得總統信任　嗣因別尋門徑　分其忠於總統之心　更效忠於某秘書長　排張鎮芳　排張壽齡　又因誤下命令　惹起各民政長之反對　政界嘖有煩言　總統對伊亦頗滋不悅　其最可笑者　近日與國務院大起筆墨官司　其辦理某項懲戒公文　只書孫寶琦三字　送請總理副署　孫嫌其目未塡寫總理字樣　當將原文付還　並附函詰問其是何用意　周即就原函書覆云辦事人荒唐　定與以罰俸處分　孫見原函　又函責周　謂部長無批其公函之權　彼此來往辯詰　大生意見　周於去年本爲助某秘書長排熊希齡最力之人　而國務院秘書長陳漢第　熊之舊人　得此機會　所有覆周各函　皆伊親自握管　措詞極有分量　政界中至有背誦之者　一時皆傳爲笑柄云

將來憲法與國會

◉總統府消息　約法修正案　既經提交約法會議　修正之完竣期　諒已不遠　而外間多謂約法修正後　即由約法會議　附議國會組織法　及議員選舉法　以便新國會召集　所有正式之憲法　仍交由國會議決公佈　茲詳加探詢　實屬不確　大總統鑒於前國會之徒事叫囂　不諳國家大計　所有民國根本大法之憲法　已決意另組織穩健機關制定　俾國本確固　然後再據憲法　以爲國會之召集　即所謂由憲法產出國會　不由國會產出憲法　於法理事實　均相符合　故此次約法修正告竣之日　即爲正式憲法制定著手之始　以經過適當之手續　約本年十月間　即可告成公布　據此以選舉議員　而新國會之產生期　在來年四月　已屬無疑

官制更改之動機

◉約法會議原爲修改根本法而設　惟根本法既經變更　所有關連牽涉之法律　移步換形　勢須改正之處　不一而足　聞中央官制　亦將修改　大槩國務院機關　不致裁廢　惟國務員向日以各部總長稱　將改爲國務卿　與某機關某卿　如外交卿內務卿之類云

知事試驗新條例

◉第二次知事試驗　業經內務部定期公布　茲聞第二次之試驗　其資格取從寬主義　凡由科舉出身　如優貢拔貢副貢以及舉人　曾辦行政事務三年以上者　皆得應考　惟對於特保免試一層　則取從嚴主義　除委員長不得保人外　各部總長及各省長官　每人至多不得保過十人　其所保者必須確有政績　不得以無聊之著述充數云

九扣條皂方塊九五扣自陽曆十[illegible]
十六日至二十日止批發不在此例　光顧者祈速臨是望

前門外觀音寺天津浩騰公司分莊謹白

電話南局二百二十二號

本京新聞

總長回京◉陸軍總長段芝泉君　於二號下午　由河南彰德府　乘坐京漢路專車到京　時有各部官長以及軍警各隊均在車站迎接

女士興學◉江景蘭女士　爲提倡女界教育普及起見　今在地安門外金絲縧胡同　組織一處競立女學校已呈請立案　不日即招生授課

開工習藝◉宛平縣監獄內罪犯　已於前日全體開工　習學手藝　其作工有編筐織布打繩等類　郭和齋大令如此辦法　嘉惠罪人甚多

令添縫紉◉聞京師學務局布告各女子小學校　於每星期除正課之外　須添習縫紉一門　其鐘點每星期至少須在三小時以上

防備冒充◉北京商稅徵收局　昨特通知各機關　略謂近來有冒充本局稽查巡役者　時有所聞　茲特製就執照　並於後面附有相片　以防冒充

查緝迷藥◉近聞內外城地面　有一種匪人　能用迷藥　行人被其所迷　就勢騙取財物　害人非淺　又據一報告云　此事廳區已有所聞　現正查拿

侍衛恐慌◉三旗大門侍衛酌留二百員　其餘賞食原俸　裁減一節早誌本報　聞現有某旗提議　每旅留一百員當差　其留裁辦法　擬公同掣籤　勿論年歲老少　當差勤惰　各侍衛得此消息　正在集商對待之法

擬併會所◉八旗長官研究會總理江軍長　現擬將該會名義取消　歸併於旗營事務總會內　以一事權聞不久可見實行

准發軍餉◉財政部飭密雲領餉委員塔思哈　本部已將該處春餉業已籌妥　先行發給一半　共計一萬八千三百七十二元有零　日昨批飭來部具領

財部將遷◉財政部擬遷移鑾儀衛一節　已誌各報　茲聞該部　現已預備動工修築一切　日內工竣　即可遷入新署辦公

洋賭宜查◉前門外東車站貨廠內　每日午前未來車之先　有許多摟包的　捧着一穿洋服某甲　在該處假充東洋人　用洋牌開寶　招聚過路的賭錢　一小時的工夫　就能鬧鬨幾十塊　該站長警　也可以注點意

軋傷幼孩◉一號下午三點多鐘　前門外櫻桃斜街東口內　煤廠門口　經過一輛敞車　將胡姓的三歲小孩撞倒　致將右腿軋傷　幼孩之母聞聲跑出　將大車攔住　喊來巡警　將車夫胡姓家婦人幼孩一併送區

天時人事◉昨聞友人報告　登入京聞末條　財迷疑是銀窖　前日天時微燥　空中小雨飄飄　西直門外下冰雹　麥苗損傷不少　北山積雪尺餘高　踏青眞能凍脚　草帽難赴蟠桃　陰寒連夜復連朝　二反穿上皮袄　彿面春風料峭　哀鴻遍野嗷嗷　又冷又餓兩難熬　可憐迫入賊盜

崇文門外　大成公煤棧　大減價　南山高末二元七　高線末二元五　元煤二元六　高爐塊六元二　高小爐塊五元七

勸業場內樓上德記洋廣貨店新到天津民益工廠各色布疋　自運各國鐘表玩物金絲眼鏡百代唱片大賣器皿理髮器具男女衛生汗衫新式靴鞋皮件床氈桌巾香水頭油各種香皂新添各色愛國袍料各色人字綫呢斜文綫呢中西便服均可適用以及新織西法綢緞提花線緞各色花素新法紗布俱全

租房

茲有某衚西口者欲租住房 月須寬大整潔並須[illegible]花園者爲合格欲出租者請開明房間租價地址暨其他一切詳細情形函交東安門大路北東昇堂藥鋪轉交德竹生以便函復定期閱看可也

永利興開市廣告

自置蘇杭綢緞杭紡紗羅大西紗緞綢貨欄杆特色花素貢緞各國絨呢愛國花布粗細布疋各省夏布自運廣貨外洋新式玩物包做新式衣服揀選各色俱皆精美價值格外從廉現擇於舊歷三月十五日開市如蒙惠顧請臨是幸開設西四牌樓北路西大樓便是 本店主人謹啓

各省新聞

滇邊匪擾 路透雲南電云 滇省北方及西南各處盜匪肆行搶掠遺散之軍兵現已驚擾鄉村云

粵省慘劫 路透廣州電云 內地匪徒多係狠匪鄰近村鎮逃民奔入佛山 因兵士勦匪時姦淫婦女焚毀房屋 日用各物因海盜阻礙轉運故極昂貴云

戲評

金沙灘 金沙灘又叫雙龍會 算作大花臉的正戲 全戲講究手腳 武生可不應當扮正工兒（七郎）掄到梆子班兒裡 可是講究老生 二黃多半是武老吊場下 裡子老生小生上 武老見二聖 跟着城樓接 二花臉約請赴會 到了上手一上 令公就快卸啦 這齣戲人雖不少 武行可也用不全 不論怎麼說 上手只可用七個人兒 七個人之中掛名的角兒 倒佔了四五個去 竟是下手一邊兒人多所以打場也不通俗 赴會的那場 二花臉的雙刀一跟 大花臉一挑 一個搶排一圈 這就起打到了打上大二花臉可得眞招呼 兩場對槍 自然是得火熾 哇呀呀搶排下 接着一邀大槍 這路戲可不能像挑滑車的黃葉似的 是個人兒都可以對付 上手的裏子花臉 又別的戲不論你怎麼能夠馬這齣見了大旗 也得勉強來個刀花兒

命令

大總統令 吳永給予三等嘉禾章此令 陳殿卿給予三等文虎章此令 農商總長張謇呈請任命程毓璘餘巂梁煥均劉武爲礦務監督署僉事姚業經鍾緯爲礦務監督署技正應照准此令 兼代陸軍總長周自齊呈請將軍世俊授爲陸軍步兵中校吳滄洲授爲陸軍礮兵中校趙乃裕加陸軍步兵中校銜劉懋修加陸軍騎兵中校銜郭葆貞胡大同均加陸軍礮兵中校銜徐肖曾授爲陸軍步兵上尉劉鴻甲授爲陸軍輜重兵上尉應照准此令 代理國務總理孫寶琦內務總長朱啓鈐呈據兼署廣西民政長陸榮廷電稱秘書蘇紹章梁石蓀區家偉李樹楷呈請辭職蘇紹章梁石蓀區家偉李樹楷均准免本官此令 代理國務總理孫寶琦呈據蒙藏事務局轉據昭盟柰曼旗扎薩克親王呈稱擬以特古斯阿勒坦呼雅克承襲二等台吉請予接襲等語應照准此令 代理國務總理孫寶琦呈據蒙藏事務局轉據翁牛特左旗扎薩克貝勒呈稱擬以阿里棍克什克承襲二等台吉請予接襲等語應照准此令 代理國務總理孫寶琦呈據蒙藏事務局轉據扎魯特右旗扎薩克郡王呈稱擬以雲端喜麟寶棍布旺濟勒色旺色楊承襲二等台吉旺楚克奇莫特多爾濟齊拉棍巴圖爾承襲三等台吉請予接襲等語應照准此令 代理國務總理孫寶琦呈據蒙藏事務局轉據哲盟科爾沁右翼中旗扎薩克圖什業圖親王呈稱擬以噶爾瑪拔勒承襲四等台吉請予接襲等語應照准此令

中華民國三年四月一日

許講聊齋

嘉平公子（續昨）

尹箴明

女微笑 點其首 公子喜 就與語 女便問寓居何所 具告之 問寓中有人否 曰無

昨天的書 說到嘉公子偶過許娼之門 原文既沒說公子怎麼去過 如何就能知道姓許 故此讓他門上釘個牌子 好讓公子知道 無奈下處的牌子 從前只有什麼堂名 如今是某某茶室 還是不帶姓 唯獨三等小下處 有寫某姓的 真要說嘉公子一個人跑三仙洞樂培園 一來殘毀人家孩子 二來這們好的人兒 也決不能往那裏擺 莫若含糊其詞 闊個看不見列等第 您要問幾等 您就上廳查捐照去吧 公子一見這位麗人（可不是高麗人 麗人者美麗之人也）接說 我接着再寫一段讚兒 我可不是不會 未免透重敍 所謂俗多生厭 厭多生煩 莫若不說 卻說公子看見門燈 就曉得這是娼門 如今又見有這們對眼的人兒 如何能不上眼 於是睜足了兩眼 往裏一釘 自己又一笑兒 就見這個小堂客兒 也衝着自己一抿嘴兒 又用綢巾一攊嘴兒 兩隻追魂取命的釘子眼兒 已斜着一轉眼珠兒 這才衝著嘉公子點了點頭兒 好像出局上買賣 遇着熟客的妓女似的 公子本是初次走到這個地方兒 並沒進來過 如今一對眼光兒 居然跟自己這遞嘻和兒 公子心說 八成兒這就是時興的名詞上什麼外國勁哪吧（嘉公子不懂這句 連在下也是新聽來的）衝他這番神情兒 必定眼裏瞧上我 心裏有了我了 這一分兒喜歡 比旗族朋友 把前七二年所欠的銀米 都領齊了 還喜歡哪 趕緊的行了兩步 上了台基兒 剛要邁步進門檻兒 好湊進去 問一問貴姓 排行在幾 尊字台甫 住家何處（這是嘉平公子嗎 不 八角鼓票友道蔓兒 我全攙了堆啦）話還沒說出來呢 就見這位麗人往前湊了一步 用一支手一扶門框 又往前一探身兒 可就跟公子湊了個臉對臉兒啦 公子自然也就不能再往前闖嘍 只好暫且止住腳步 再問怎麼個碴兒 不准進門兒 就見麗人低言悄語衝着公子說 你在那兒住哇 公子說 北京順天府宛平縣 內右四區所屬阜成門大街北溝沿萃華街西口路北門牌八號（這又是誰呀 連忙說 這就是我尹箴明的寓所 不是嘉公子 嘉公子原文沒有 我也不便替編）不過一聽人家堂客問 你要問我 我告訴你說 提起家來 家不遠 事到如今 我是家也家不去呦（什麼緣故啊 縣考還沒准日期哪嗎）你要這們問 莫非你要調查什麼嗎 我還是沒什麼怕的 我住的是某街某巷某門牌 現在是獨門獨院 什麼什麼房子 麗人聽到此處 又連點了幾點頭 說你沒有外人 那們還有別人沒有哪 公子說 我沒說嗎 我住的是獨門獨院 一個人兒嗎 你這們細問 究竟什麼來意 你只管放心 我的住所 實在沒有別人（未完）

名醫移寓

汪逢春先生江蘇名醫也前懸壺延壽寺街吳縣館凡就醫者無不手到回春活人無算夙為各界所託命現移寓延壽寺街北大耳胡同東頭路南電話南局七八八號同人等恐就診者不及週知特此介紹

介紹人 王子棠 王復齋 方玉含 王地卿 王字卿 王式周 方穀泉 方柏卿 方昆甫 方來宜 方子成 方君偃 李玉波 惲靜泉 汪墨卿 郭正齋 孫步瀛